

光脚下地种菜去

杨文静

脱了鞋,光着脚,站到地头,放眼望去,整畦都是草。

4月初,浇了没几天的地,只有表层凝固,像巧克力脆皮雪糕。刚踩上去还有一点干暖,很快那层“脆皮”就化了,湿凉渗上来,得挪个位置站。

这样的土地最宜薅草,不会踩两脚烂泥,草根也被水灌醉了,抓地不牢,轻轻一揪就掉。你揪起它的时候,还能听见草根与土地分裂的声响,比一根萝卜出土的声音小得多,一声接着一声跃上心头,过瘾又减压。

薅一把草扔到垄上,再薅一把扔到垄上,一边薅一边向前挪,渐渐地,垄上多了一个个小草堆,菜苗的行列就清晰了。原来是花生。

花生地里长满了苋菜苗,就把它当苋菜地多好?我们却不要吃苋菜,非要吃花生。

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说草盛豆苗稀,我发现,如果你不管草,种啥都稀。从种子睡到土里开始,草就像汤泡馍似的长起来了,它们比任何菜苗长得都更加茂盛,更加欢喜。一开始我不解,地那么大,别处的草咋

就不长这么好?偏是你在哪儿种菜,哪儿就疯狂长草!

“有水嘛!”蹲在不远处的农人说。我简直醍醐灌顶:种地浇水,草因为有水所以茂盛;苗稀是因为播种有限,而每一寸土地里都藏着无数草籽。

原来土地是野草的家乡,我们是在人家的地盘上种自己的食物啊。

人类自称大地之子,其实大地的孩子多得数不清,比如草。

春天地里的草种类少,我去芹菜地里薅草,满眼嫩芥菜,花生地里全是嫩苋菜。等到荷兰豆、蚕豆长起来,草的种类就丰富多了,好像七大姑八大姨把她们孩子都扯来了,有一二十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兄弟姐妹”。

蚕豆地里刚浇过水,走几步就两脚烂泥,烂泥从每个脚趾头缝里钻出来,嘎吱嘎吱的。薅草减压,踩泥巴更减压,对着电脑坐了五天,急需释放一下浑身的压力。

其实蚕豆棵子长大以后,草就无足轻重了——在苗和草都嫩小时薅草,让草输在起跑线上,后面它们就没啥威慑力了。我却非要来做这不必要的事,还是玩心占了上风。

农人追求效率,多是锄草,我非亲手薅,

这样有趣,也不会伤到蚯蚓。在烂泥地里薅草,更容易遇见蚯蚓。拔起一大棵蒿子,带出一条大蚯蚓。我把它捧在手里,仔细看它一颗一颗生产“加工”过的有机物,这可是传说中的“有机肥王”!想想看,在人类诞生之前,蚯蚓已经在地球上耕耘了数亿年,它们是更资深的大地之子呀。

还有藏在草窝里、躲在土里的蟾蜍,趁着你浇地蹲在引水渠边解渴的刺猬,你经过时仓皇从麦地里飞出去的野鸡,在金色麦穗上跳舞的麻雀,在地里边溜达边偷嘴的喜鹊、戴胜,当然也少不了泥土里、叶子上的各种虫……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果实,也应该属于它们。

这里的农人早就有这样的意识了。黄姐一边择菜一边说,人吃一点,虫吃一点,鸟吃一点……黄姐是这村里的农民,她的合伙人坤姐是一名“都市农夫”,因为有着同一个自然农耕的梦,她们成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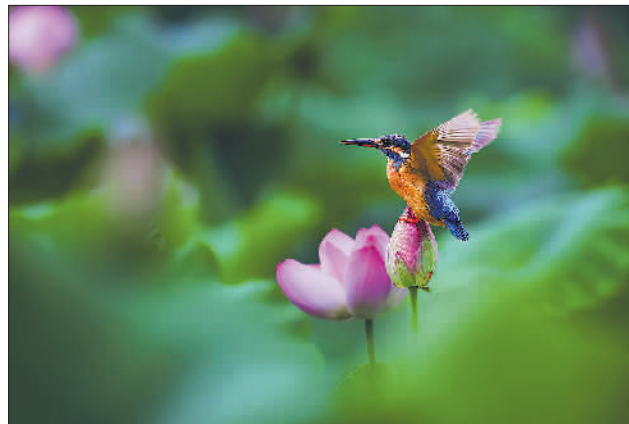
感谢坤姐带我亲近田园,走进一个新世界。别人去公园露营烧烤,我到菜园解闷减压,双脚接触土地,身心拥抱自然,干完农活特有成就感。原来收获蒜薹是一根一根抽

的,收获芦笋是一根一根剪的,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我,总能在菜园里获得新发现。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总会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去菜地,几年下来,改变最大的是我爸。我爸是个活力四射的50后,天天去体育场打篮球,一到夏天就把自己晒得跟蟋蟀一样,古铜色的皮肤会发光。菜园改变了他的生活,现在他每天早晨打球,下午干农活。

去年冬天我们去地里窖白菜,那两个巨大的白菜窖都是我爸亲手挖的。12月的风扫荡大地,万木凋零,白菜地里却挤挤挨挨坐满了翠绿的大白菜,生机盎然,热闹非凡。大白菜又大又沉,一人只能抱一棵,想一次运两棵,就得使劲拎着赶快跑。我带着女儿,我爸带着外孙,用铁锨把白菜从根部一铲,抱进手推车,推到白菜窖边,这边摆,那边摆,一棵一棵密密实实地码进去,最后给它们盖上“被子”,大功告成。

义工总有赏,我抱了一棵白菜回家,它美得像一朵巨大的翡翠花。把外面的绿叶子一片一片掰下来,就是超市货架上那个模样的大白菜,涮火锅美极了。要是没有这份经历,让我直接去地里找“白”菜,那恐怕就……



荷花与翠鸟

入夏以后,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富乐山公园的荷花次第开放,暗香浮动的荷塘充满诗情画意。图为一只翠鸟站在荷花上。
新华社发(吴吉斌摄)

读书的时候

施崇伟

月色抹亮窗棂
我和我的情人依偎
捧起如玉盘光洁的脸蛋
亲吻诗行里的芳唇
猫眼一般透亮的澄静
是我的爱恋

打开书页
像是打开了振动的翅膀
纷飞在日月山川
复活的文字流成云朵
心中散开蔚蓝色
迎接风迎接光
迎接又一次快乐的飞翔

树苗也会疼痛
痛到叶尖痛到根须
一个人的沙漠没有尽头
走到地老天荒
读书是一剂良药
文字里滋长着绿洲
在别人的韵脚里
会有一个生命的拐角

面对着镜子
一面明亮得照彻深渊的镜子
看见自己的心
穿越方块字的迷宫
邂逅神灵

推销与反推销

马海霞

我在小镇上开店时,经常有人上门推销东西。我这人戒备心太重,笃定认为上门推销的产品不可靠,尤其这种“流动”推销员,多是一次性推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西买了,万一不好用,退货都找不到人。所以,不管谁来我店里推销东西,再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为所动。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给他们介绍产品的机会,就说自己忙,要出门一趟,下逐客令赶走他们。

有一年夏天,暴热,40度的高温持续了好几天。正午时,路上行人都很少。一位小伙子背着一个行李包,推门进来,露出熟人般的笑容。他的上衣前心和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刘海也被汗水黏在额头上。

只见他从包里掏出一支清洁剂,向我推销起来。我已是老江湖,哪里容他推销,一句“我早买了”,想打发他走。

谁知道他并不死心,依然笑着说:“买了没事,不同牌子的产品功效不同,这个牌子的清洁剂免水洗,可以给家具去污,也可以清洗皮革、地毯、墙布……”说着,他往沙发上挤了一点儿,用棉布擦了起来,一边擦一边说:“您看看,您的沙发,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我还是不买,并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小伙子并未在意,他说:“不买没事,我帮您擦完这把沙发椅。”

他要用“好人好事”绑架我买,我才不吃这套,抛出杀手锏,说我有事要外出一趟。小伙子见我关店门,这才收拾起东西离开了。

我站在门口偷窥,见他又去了隔壁店铺。隔壁是家新开的发廊,他在里面待了足是一小时。等他出来时,我发现他清爽了不少,仔细一瞅,他头发变短了。发廊老板真是老狐狸,连进门卖东西的都不放过,居然还成功搞了反向推销。

我对新来的这个邻居真是没有好感。但八卦心起,我还是跑去打探情况。发廊老板说,天太热了,他见小伙热得满头大汗,便想留他在店里凉快一下。他请小伙坐下,任其讲解产品。其实他也不想买清洁剂,但清洁剂一支才16元,小伙还帮他清洗了三个沙发,态度很真诚,就买了一支,权当他的劳务费了。

听他说完,我笑着“戳穿”道:“我看他剪了头发,剪发收他15元,这样算下来,你等于花一块钱买了他一支清洁剂啊。”

发廊老板忙解释:“他头发太长了,我都替他热。我职业病,看到男的大热天的留长头发,就想修剪几刀。我和他聊天才知道,他跑了半天,只在这里开张了。知道他没赚到钱,我就骗他说,我店刚开业,这几天搞活动,剪发3元,还赠一瓶饮料……”

啊,原来是我误会了!我这新邻居,是个好人呐。他这份反推销的“清凉”,也传染给我,在那样的大热天里,我的心顿时凉快舒爽了起来。

在「天空之镜」



茶卡盐湖,位于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盐湖四周雪山环绕,平静的湖面像镜子一样倒映着天空的风景。

图为人们在茶卡盐湖游览。

柴更利摄/人民图片

夏天的云

郑利侠

云是夏天的宠儿。云不怕热,它喜欢趁着暑天排兵布阵,在夏天火热的胸膛上撒欢儿,到了傍晚更是为所欲为。

西方的天空,云层层地交叠着,是绵羊厚厚的绒毛,看起来蓬松而温暖。容不得半滴水,那样会湿了它的心情。它想趁着光热肆意绽放,如花,如雾,又如丝。

光线渐弱,云幻化成靛蓝的水波,浅蓝、灰蓝、墨蓝。云不厌其烦地加涂一层又一层颜料,唯恐与夜幕的底色不相称。绿树郁郁,笼在一片蓝光里,更见沉着敛静。

此时,少了风的叨扰,少了鸟的啾啾。白天喧嚣的一切隐退,迎来夜的宁静。

矮墙伫立在那儿,可是在眺望晚归的牧童?栏里将要盛满羊儿的咩咩、皮鞭的脆响。那扇柴扉也打开了吧?老者满脸的皱纹里溢着深深的慈祥。炉上的热汤正沸,腾起的水雾裹着甘薯的甜香。

天越来越蓝。蓝得纯粹,无一丝杂质,像一块蓝水晶。不,比水晶蓝得彻底,蓄满一腔思绪。天在凝眉沉思,不亚于科学家的专注。偏偏有云跑来,时卷时舒,想变着花样儿转移天的注意力。

天哪里就上当了呢?它依然在酝酿一场心事。那神情,是瓷器未出窑前坯胎的浴火涅槃;是冬水覆冰时的蠕动,在薄薄的坚甲下保持着应有的温度。这蓝,是无数的蓝墨水滴在了时间的海里,扩散、晕染、凝合成了深沉的夜幕。

渐渐的天幕成了灰蓝。无声的音乐响起,帷幕拉开,不知要上演怎样华丽的剧情?云醒来,在翻涌。如狮如兔般活跃,如醒来的婴孩般好奇,试图创造新的奇迹。厚厚的云砌成云垛,雕成河岸,散成岛屿,轻重缓急把握恰切,创作了一场视觉的盛宴。

夏天最宠爱云。它用火热的胸膛,四射的激情、忠诚的爱意,让云自由幻化、组合、绽放,绘就一幅幅淡的、浓的、朴素的、华丽的图画。

王小雨

所谓一夜熏风带暑来,日子渐往七八月过,暑气愈加逼人。夏夜长闷,家中喜开空调降温,偶有失眠,听得空调的声响,总教我忍不住忆起儿时。

那时消暑驱热几乎全赖手中一扇。我四五岁时,记事不清,却独对家中一把白羽鹅毛扇印象很深。那扇由数十根纯白鹅翎围列而成,扇柄是涂漆短木。每回扇风,我总是不自觉用手背贴拂鹅毛,绒绒触感,总是让我轻易就能获得奇妙的喜悦。日长无赖,到了午后,我总要仰躺床上,手玩羽扇,小憩片刻。此时总是父亲相伴,他喜读名著经典,常常捡些易懂情节说与我听。记忆深刻的是他每每说到《三国演义》时,看我把羽扇挥得兴奋,总要玩笑问我,是不是将来准备当个“女卧龙”?我缠着父亲讲述最多的,还是诸葛亮借过东风之后,乘着赵云接应而来的一尾小舟潇洒离去

陶德

盱眙第一山,说的不是排名,而是一座山的名字。初次听到这略带霸气的山名,以为怎么着也有上千米高,陡壁悬崖,挺拔险峻。但实际上,这座山只有近百米高。4月正午的骄阳下,站在山脚抬头望,岩壁、亭阁,一览无余,同行路人略感失望。

第一山,又名南山、都梁山,只因北宋书画家米芾曾登临此山,留下“第一山”的题刻,从此南山更名为第一山。

考究起来,国内有“第一山”之名的山,不下二十座,其中有米芾“第一山”石刻的,就有十多座,包括泰山、嵩山、庐山、武当山、峨眉山等。为何别的山仍延续原名,而这座山却敢于自称第一山?导游说,原因是米芾还在山上留下了一首诗。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米芾从东京(今河南开封)沿汴河南下,赴涟水军使任。在船

的经典情节。每每等到父亲话落最后一句,我才泰然放心,羽扇挥开,凉风拂拂吹面,仿佛置身于故事里,犹感轻舟快风,满腔欣悦。等我再大点,暑期常随父母回乡,整个夏日就在乡下祖父家度过。这时最常出现在我视野之中的就是农家蒲扇。午后小睡,屋外是菜园,绿蕉黄葵,四下都是蝉声鸣响;屋内是雕花木床,蓝纱蚊帐,祖母守在床榻之上,用一把黄色蒲扇驱蚊赶虫。夜里乘凉,大家又拥桌而坐。切几片凉润西瓜,边轻摇蒲扇,边看银河漫天,好不惬意。

到后再再懂事时,我的所有精力都专注于学业之上,与扇有关的夏日闲散时光似乎

流年小扇摇清凉

就变得少之又少。难以忘怀的是我参加高考那几日,每次考完出来,远远总能见母亲顶着烈日在校门口等我,手里拿着几乎所有家长人手一把的广告塑料扇。回去的路上,这扇就被塞到我手里,用以驱夏初燥热,可母亲额角分明也是沁满了汗珠的。

如今,毕业工作,驱暑手段日趋多样,我虽也偶买精致团扇,但权当观赏之用,实在舍不得做驱蚊生凉之举,最后往往不免束之高阁,任其落尘。久而久之,扇子离我的夏日生活也就越来越远。我偶有所闲,亦不免怀念儿时扇子相伴的那些日子,怀念它曾带给我的片时清畅。

题名,云集楷、行、隶、篆等多种字体。

第一山坐落在淮河南岸,左揽翠屏峰,右拥风岐岭,背依清凤山。随着逐步攀登,环顾四周,只见山峦起伏,树木苍翠。

山上风景清幽,山下是一片浓郁的生活气息。提到盱眙,可能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小龙虾,毕竟这里有“中国龙虾之乡”之称。这里每天有3万斤小龙虾销往各地,到达人们的餐桌。

一边是底蕴深厚的美景,一边是接地气的美食,想到此处,不觉能领会苏轼在此地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时的心境。

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黄州转任汝州团练副使途中路过泗州,当时已至年底,因淮水结冰不能行船,在当地逗留十几日。

泗州知州刘士彦是苏轼旧友,重逢后陪他游览南山,于是便有了《浣溪沙》这首词:“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漫步在生长着古老草木的山头,感受历史的人喧马嘶,和此刻大自然的宁静,仿佛逐渐能理解古人为何如此钟爱这座山。在它面前,历史的画卷风起云涌,有城市兴衰,有金戈铁马,有诗人墨客,有春夏秋冬。历史没有结束,这座山还在续写新的故事。

盱眙第一山

行汴河入海口,他远望泗州城南淮河对岸的这座山,作了《第一山怀古》:“京洛风沙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衡霍冲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

南宋时,淮河成为宋、金两国分界线,盱眙是分界线上的重要城镇,宋、金两国使节往来,要在此过境。一河之隔却咫尺天涯,南宋士庶在第一山上望着对岸,难免生出失国之痛、兴亡之叹。

诗人杨万里曾在此写下《初入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沿着台阶继续登山,不觉间已经置身于一块绿荫里。草木掩映中,一块块摩崖石刻呈现在眼前。虽然久经风霜雨雪,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这座山的文化底蕴开始在眼前呈现。

据说第一山上现存题刻,有摩崖88块,碑碣78块,不仅有苏轼的《行香子》词摩崖,还有米芾、蔡元长、刘焘、杨万里、贺铸等